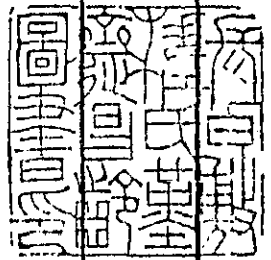


後村集卷之十六

題跋

墨林方氏帖

仁宗宸翰



臣恭惟 仁宗皇帝宸翰端重作顏體蔡忠惠家尚
 有之此金花箋上二字似天篆下一字 御押也又
 四小字云福康公主蓋主家舊藏者按仁宗公主十
 三人福康家長制書有生而甚慧朕所鍾愛之語下
 降李瑋後為楚國大長公主卒熙寧中裕陵以主事
 仁宗至謹謚莊孝

徽宗宸翰三

臣恭惟 祐陵天縱多能詞翰為帝中第一此三御
筆皆付和說處分邊事時女真已數犯契丹故宸翰
云尔說雖武人尤能持南北誓好師出無名之論柰
何黼王謀于內貫專征于外雖種師道之意亦說
以偏郡守臣爭之不勝及白溝之血師道遁歸說坐
違貫節度貶責矣議者追恨燕山之役至今未已以
御筆現之一小小劫掠即問有何釁端二未得遣問
三体探戎王住坐上意曷常一日忘敵國外患執黼
貫罔上誤國之罪上通于天矣世言祐陵書本薛稷
信然于時奎畫之出既多外庭以有御押者為真它
旨揮瑣屑何啻千萬紙字雖逼真然無御押但以小
紅印印其上云違以大不恭論者皆弄臣揚球張補
輩為之所謂東廊御筆也

欽宗宸翰四

臣竊謂國家自建隆至靖康天下治安久矣一旦胡
騎奄皇京城戒嚴謀臣武將倉皇失措忠定公一書
生非素知兵也乾龍帝生于深宮長于婦人非以馬
上得之也而君臣之間志義憤發親犯矢石誓以死
守蓋常折二首之狂暴全百雉之險固矣使唐恪耿

南仲輩不主和忠定公不去位虜雖再至安能遽得志哉方事危急樞臣手書斥紙徑達而細札十行如響斯答動中机会以英主賢相而不能回中原板蕩之勢所謂天方授楚者乎夫蠻夷猶夏修守備以待之尤虎豹噬人設檻穽以禦之也今宸翰催天下兵令師道勾集陝西人馬是矣又云言語文字不可不謹密恐為金人所獲嗚呼調兵以紓國難而畏敵人聞之靖康以前未有此論也自格南仲輩以和誤國却寨則曰激虜之怒調兵則恐為虜所知于是王削地斂戍者為忠愛而不割三鎮力守京師者為輕

脫今百餘年而其論未止臣因覽乾龍帝忠定公遺墨而有感焉

高宗宸翰四

臣惟樂毅論乃楷法所從出其本有至海字止者有終篇者世云止海字者善本也人多收藏而惜其不全故直龍圖閣陳寔用五百錢得都下常賁人籃中別本無一字缺自以為復見古人大全什襲以為珍玩然不知元祐續閣帖已有此全本矣陳號能書不能別惟思陵八法冠古一覽識真所臨非一本賜韓樞肯曹者止海字賜允升者終篇紹興間又常

別臨本賜諸郡國故參知政事龔公茂良代蕭守作
謝表云夏侯尚論于古人樂毅號稱于名將當七國
戰爭之際士競尚于權謀觀二城取捨之間兵殆幾
于仁義夷狄精微之論默符惻怛之心爰以燕居閒
為之親洒嗚呼思陵之字天下之神筆也龔公之表
天下之雅言也 臨樂毅論

臣竊謂字至蘭亭毫髮無遺恨矣然藝不習則不工
雖右軍尤不免于臨池辨才年八十餘日臨數本能
積勤然後能絕妙非偶然得名也 光堯以萬机之
餘閒備八法之能事前人名筆鮮不摹擬而所臨禊

尤多宰臣出督視者送臣除宣撫者近戚左璫侍燕
間者往往皆拜此賜諸刻散在人間各有姿態此本
尤清麗秀傑得蠶紙鬚筆之意時大將韓蘄王高價
得硬黃本以為送少真蹟馳獻不知其為板殿所書
也故相周必大在翰苑作 太皇閣帖子云筆法似

慈皇信札 臨蘭亭

臣恭惟 高宗皇帝躬櫛甲冑擲風沐雨實開一馬
渡江之業于時蹕無定居戎務倥偬而今日臨禊帖
明日臨陸東之所書五言蘭亭詩豈真有觴詠興寄
遊目騁懷之樂哉臣常竊窺 宸翰蓋取羲之登冶

城吞謝安數語可以鍼砭晉人清談廢務浮文妨要
 之病且將以倡率南渡諸臣勦力王室冠履神州之
 氣嗚呼聖墓遠矣否則晉多名勝何獨卷卷于義之
 哉臨陸東之五言蘭亭詩

臣嘗疑千字文世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
 法帖中漢章帝已常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光堯所
 臨不止為智永體此軸名為臨孫過庭實青于藍按
 唐初人多善書歐虞褚薛各工真行而已草字惟張
 長史後有素閑二僧然去長史遠矣過草聖精密妙
 巧字字有石軍法所謂範我驅馳者非若長史以顛

得名也此匹夫名世之絕藝而光堯以萬乘帝王
 能之聖矣我書譜千文皆過庭得意書而米芾抑千
 文而揚書譜臣謂此論未公臨孫過庭千文

孝宗宸翰十五

臣恭惟孝宗皇帝神聖英叡卓冠百王于時朝廷清
 明海宇乂安允用建武故事時出細札以賜郡國昭
 回之光下燭人間所至吏民皆聳動驚喜以為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故參知政事龔公茂良守洪都日
 以所被宸翰摹刻于石臣初筮白事府下常摩抄
 瞻玩不恣去晚見奎畫真蹟四一閱而降香二種麥

三四砂毛錢深居九重而精神心術之運如此 聖訓常云朕曾中每日走天下一遭大抵言乎萬世誦此言傳此心則天下常乾道矣

賜隆興府守臣孫茂良手詔四

臣聞之故老 孝宗留意人材當時小大之臣多出親擢罕由廟堂進擬者臣于故相葉公顯家見臣大父臣夙除著作佐郎又于故叅知政事龔莊敏公茂良家見蓋鈞改合入官二詔皆 宸翰館職京秩不輕畀如此况等而上之乎近歲惟侍送給舍臺諫講讀官乃細札除授庶僚皆由啓擬矣龔家以首參行相事故其家藏當時除目甚多一史浩除少保內祠

侍讀三李彥穎王淮執政三蜀帥范成大進敷季四林光朝除_明舍五趙粹中周必大除侍郎六蓋鈞改官_除臣按朱文公嘉自紹興未至隆乾初聘召不起除官不至天下高之龔公當國啓擬旌以戒名 宸翰與公商權若以為恐長虛名之士者阜陵于朱公豈新一直秘閣孰有所奮必有所試古之道也其後起朱公歷麾節南康郡甯浙東荒政聞于天下上不復有此言矣歲晚擢公經筵則以待伊川之禮待公矣若夫不練時務不考事功特緣虛譽躡處高位漢之荀爽晉之王衍殷浩之流是也所就何事哉烏虜

阜陵之詔可謂得用人之法矣朱熹直秘閣
先堯時舊將帥加恩察官以稱職轉兩秩契勘南上
下庫一年收支令薛元鼎往秀州点檢財賦皆當時
大政事竊意懿公回奏必有條畫可與宸翰互相
發明而公太祝之所雖存善和之書漸散不可得而
訪尋矣此數詔皆在公外孫方君采家時政四

錢忠懿王帖

唐人崇尚文墨臺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
雖藩帥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詠自喜如羅
紹威王智興則兼送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右軍書

之佞頔智興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
者信工予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一首練句
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後于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
子遺墨五幅草聖奇古簡而不煩得鍾王意時忠懿
方自杭朝京師每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憂心
事已如此識天下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去之
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事窮勢迫然後面縛奉降殘
揮淚对宮娥者矣忠懿書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
惟熙陵評入神品前世帝王多與臣下爭長故有
用樞筆書或為累句蕪辭以求免禍者熙陵雲章

蘇軾集 卷之四
奎畫前無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始知王僧虔
沈約薛道衡輩所遭之不幸也初天聖中文僖公常
刊忠懿十八帖與墨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已足貴
况真蹟乎

趙忠獻王

與夫人書前稱名云冬寒尊体起居萬福後繫衙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許國公趙花狀上夫人夫
婦之際相敬如此然其間如藥錢首飾之類或甚瑣
碎乃若昵昵兒女語何耶自昔大賢哲大勛業人未
有薄于所厚者豈必貴倨自尊使嫂蛇行匍匐妻不

敢仰視孔世言忠獻城府深有海底井之謂特未見
其家書尔國朝大臣如張齊賢母王旦夫人皆得朝
見况忠獻造國元臣祖宗雪夜常幸其第以嫂呼夫
人固待之如家人骨肉矣身為藩臣不獲廷賀遂遣
婦女詣闕此人情也亦故事也黃長睿辨其非位高
多惧而然是矣然以為忠順之至誠見于禮則似君
臣間尤有未相孚者忠獻前此雖為盧多遜所間及
金滕一啓上意釋然其擁旄武勝魚水之欢如初久
矣豈復藉禮以見誠乎

王魏公送中舍詩

疏廣受之去公卿設供帳都門外世給為圖揚巨源
 之去丞相而下皆為詩以送豈不以薄榮利知止足
 人情之所難歟王魏公手寫送中舍懸車詩中舍不
 知何人按王黃州集亦有送淳于中舍休致詩蓋姓
 淳于然失其名噫以一萊州錄事之微能辨一去而
 當時諸名公敬之如此况若种明選之歸華山文太
 師之歸洛款淳熙間郎有鹿何者甫四十謝事去奉
 朝賦詩流傳海內尤有 祖宗盛時之風近世士大
 夫有不挽而來見推而不去者如挂冠還笏之事久
 未常見此人亦未常見此詩也

宋元憲

莒公詩極精麗字則罕見此帖與鳳山曾氏帖筆法
 一同宣徽必是王君既當致

文潞公

潞公自魏移洛名位重矣此帖乃言官吏郊餞小因
 于酒亦足以見魏人之愛公而公雖貴未嘗尊已而
 拒人也舊見公字多矣此帖秀道勁有李北海之意
 呂汲公字亦然

韓魏公

此帖乃謝蔡公書孝親題扁公筆法與歐公酷相肖

所謂顏筋柳骨者耶

富鄭公

舊說晏元獻公清儉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
几案以備用富公此簡僅闊三寸而布置七行百餘
字若書生灯下作蠅頭者意者二公性相似歟諺云
党進用紙一幅寫一薑字不尽情不令見此字

杜祁公

二帖一真一草皆與蔡公者其呼記注李士以修起
居注召時也呼知府密李進樞直知泉州時也前真
後草世言公晚喜草書信然後簡謝其餉茗當時方

面大逆官餉舊相止如此彼使隴右諸侯供語烏日
南太守進名花者視公豈不有愧哉

曾魯公韓康公

前輩常奉揚曾公荅人儻語以為精切今觀散語亦
簡而有味韓公善結字所謂致政少師必杜公也

荆公

此帖頗殘缺而清臞勁峭之狀回斡開闔之勢居然
不可掩公自言李王濛近時趙南塘亦李濛公得其
草趙得其楷惟深于帖者知之

温公

次道河南記潞公刻之溫公又以餉人不待後世子
雲同時之人固已重其書矣時公已貴重寫到次道
處輒空一字其執謙敬友如此別一帖謝人送郊茶
豈非以河南記答其惠乎茶帖宜其前

公與兄書如此所以恭其兄者至矣司馬氏自待制
至公兄弟家法素嚴然二十監簿之換差遣六寺丞
之歸尤費尊長教督以此見公休之賢也人情莫不
汲汲于子弟寸進公乃云康侯稍涼令入京又云其
差遣有無及早晚俱不可期公未常為子覓官而公
休日一擢經筵諫省所謂修其天爵人爵從之者耶

前輩記公事兄謹甚坐頗久必問飢飽天色變必問
衣添減余謂書疏談話尚可以聲音笑貌為之至于
田宅悉以兄郎中為戶則有不容矯飾者矣時章子
厚父存而用章相公戶買田為元祐御史所彈使子
厚人也聞公之風自當愧死况敢訕侮公乎

吳正憲

昭陵復土費用巨億老泉是以有華元之訛時蔡公
為三司使會計節縮幸無闕事此帖云役兵逾八萬
它費可知又言陝西折納鹽鈔之欺必吳公守陝時
也夫計臣得如蔡公足矣余家有公年三十四滑閩

日馮真風貌鬚髯如神及晚年本則清癯鬚鬢如雪
豈非幼瘁所致然厚陵尤謂三司使書簡質如此又以見
之有命耶當時列郡與三司使書簡質如此又以見
前輩相與以真情不以虛敬也

呂汲公

此帖蓋卷邊臣者公字有富貴氣極似潞公翰墨之
妙籌策之審方提筆中書科瑣邊吏之時鬼章頭顱
固已在檻車中矣

范忠宣

范公始歎左目獨用及建中欲再相左目亦翳公既
不能受印綬始相韓師朴師朴不能久始相布相京
前輩評本朝分裂之禍自范公不再相始烏虜悲夫

劉忠肅

許冲元熙豐逆官元祐再入翰林而不為衆賢所稱
劉公與許帖云聞保釐北郊又云壤地相接不數舍
蓋許自楊徙大名劉自右相出守鄆時也二公趨向
雖殊然劉公素有守籠熙豐舊人之意又適鄰路故
書札往還如此其後章蔡欲發温公墓率賴冲元一
語而解噫劉公之慮遠矣其身之不免後禍天也

蘇魏公

此固未拜相以前帖然父歷翰林李士身為顯官而
云數年間困窮極矣豈無望于拯拯前輩清貧率如
此公一介不妄取此帖不知與誰能使公發此問其
人之賢非韓魏公即曾魯公決非它人者

張文懿

文懿相業平平其三入鳳池之句為人所傳但在中
書日設譎膏孔道輔一事累德不小

小呂申公

申公不以字行大小東萊字亦然

右跋 本朝名相帖十八家

魯肅簡包孝肅

魯包二公本朝之蕭汲也世但仰其大節至于魯詩
律清麗包筆法端勁翰墨間風流醞藉則未有知之
者前為方楷跋肅簡詩一紙與此帖無小異

趙清獻

次山方氏名嶠任至太常少卿余常為其孫審權跋
所藏清獻四帖今又見此帖

邵安簡

元字與宗與王陶俱事裕陵于潛即陶攻韓魏公允
亦助陶攻吳奎任至副樞弟必字不疑亦貴顯

馮樞使

馮公少魁多士蚤貴而約客無酒至折簡求二壺于
人其清約如此所以初唱第能卻張克佐求婚已輔
政能與王介甫立異又門下能著得鄭介夫也

韓門下

桐陰諸韓翰墨持國為白眉此紙并原次道帖皆與
致政少傅當時舊弼多以宮保官傳官師致仕當致
其為何人

宗樞密王內翰詩

項為墨林跋王文正送淳于中舍詩此二詩亦同時

祖錢者宗公咸平副樞工筆札王黃州詩文為世傳
誦字之存者極少可貴也

楊文公

楊公不以字行然此帖姿媚有態蓋公得意書也

歐陽文忠公

右廬陵公五帖皆與蔡公往復者其一跋荔支譜永
城縣廟李記云君謨真草惟意動造精絕譜與記尤
精而有法俾世藏之蔡公自贖一本與歐氏而歐筆
遂為蔡有今蔡氏所藏歸于墨林未知譜記并跋藏
于歐氏者尚存否其二歎文人滿朝而詩道中絕其

三云嚮春遂開七秩兩目頓昏書字尤艱若平生所
賴知此樂若遂以目廢之不知餘生何以為遣時公
年纔六十尔余又加四歲誦公之言為之悲慨其四
當在蔡公解三司使出守錢塘時故有展旗鳴鼓東
下箭流何勝快豁之羨其五送馮集古錄序濶筆昔
皇甫湜為裴公作記自云字直三緜蔡字比之湜文
價當十倍今僅以宣筆八十銅綠筆格花石盆各一
龍茶三餅惠山泉八缶為餉世固有持蕪鮮惡札而
受人不貲之濡毫者豈不有愧色哉五帖
前一帖未知與誰後帖與丁元珍名室且公貶夷陵

令元珍為州判官後以太常博士守端州坐儂寇至
失守奪官久之復博士知諸暨縣又久之召入館此
帖呼博士又云承已赴任必往諸暨時也世俗多以
成敗論人公于^元珍流落放絀惻然慰藉晚為表墓書
端州之事則又歎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羸卒力戰
戰敗而後去天子察南方素無備不責守吏以空手
得賊其詞抑揚頓挫讀者感動末言元珍履憂患遭
困厄處之而安非惟見元珍之賢亦可見公之交誼
矣二帖

蔡忠惠

公為三司使本朝極盛時也然陝西一省霜雹蠲放
一省賑貸軍儲已漏底奏乞從京支撥銀絹和糴矣
當時塞下之積可為寒心如此公因開封府界京西
陝西亢旱朝命各路体量蠲貸遂有此奏且云臣非
不知寬百姓為美事然國計有限乞下諸路漕臣旱
損當覈見實數賑貸當回頌軍儲身為計臣意雖休
國而其言渾厚如此自昔儒者常主損上益下之說
董仲舒以皇皇求財利為恥况寬不肯督賦世王例
以為迂而桑孔賤丈夫各以商賈錐刀之智得操其
柄本朝始用蔡君謨主計省李公擇為版書特賢良

文奉之論而居公卿之任此其所以異于漢也近歲
江東庾漕大修荒政都司胡薛沮之于內曰我休國
也彼市恩也干奪也三復蔡公遺墨而有感焉別帖
宋書十二行記啖趙陸三家春秋解卷帙類例措其
闕亡而欲求善本以祛惑公方貴盛而究心麟史過
于專門世言公对客不談政事而談文章者淺之乎
知公矣 秦藁 記 三家春秋

素問之書文辭甚妙乃隋唐間人修飾又云素問非
聰明有智孰能通其說世醫口談王叔和脉訣已為
良矣信哉是言今能談叔和脉訣者亦自難得于是

通天下無醫可歎也 素問帖

甥失解乃告之云奉業精粗非所計聖賢能自信然
後能不屈于貧賤但更力奉通一二經當自得之公
此語由瑒屋之士視之若甚迂然世未有通一二經
而不精于奉業者真父兄之格言也別帖以外甥沒
在吾可見公甥舅間如此 與甥帖

一撥發之微亦記姓名薦拔之如此公行草妙逼顏
曾公時定者遂與蔡明遠並傳矣 撥發帖

余家有徐虞部荔支譜碑本虞部名師閔字聖徒
嘉祐中守甬其譜文字極簡質至于品量荔子高下

美惡皆不錯但為蔡譜所掩世未有知之者然公答
虞部書稱其精密又云常亦有作大略相近餘亦少
有異焉殊無以已長蓋它人之意此其所以為公也
與徐虞部帖

蔡公自臺閣守福唐貴顯矣方茂才何人乃欲求昏
公與母夫人即心許之尤以家貧室恐嫁遣不豐為
詞又云女子得一寒士足矣此帖見公雖貴而貧女
嫁士人而已非推可以矯薄俗亦可為不論人材而
專尚門閥者之戒 求昏帖

也田名昇候官人與公同年舊常約婚及公出鎮福

唐屯田亡矣公既銘其墓又尋昏約劉氏以死生貴賤非耦力辭公自為奩具使仲子旬受室焉生傳及公薨子旬先夫旻方九歲二女未笄傳尤襁褓劉夫人竭力奉盧郡太忠惠公及其夫三喪又積其餘畢姑叔婚嫁傳生樞父子皆擢第皆以四十五歲挂冠世高其節旻生沈沈生戡父子皆至法溢至今科第相踵庙院增拓城南舊第不能容至析居于浙門閭貴盛幾侔韓呂皆一廢婦持家存孤之力也噫劉夫人之賢豈下于程嬰杵臼哉向使公自寒前盟為旬別結高援不過多獲奩贊婦德未必如劉劉一旦

劍歸長夜門巷設雀羅未必不飄揚而去矣昔輔氏之役老父結草以魏顆嫁其女之故然則蔡氏之盛安知非劉屯田結草之報乎銘劉屯田帖
 二帖花書其末者當是與子弟或部曲又溪流湍急帖不知與何人有諸王二謝筆意最後二帖一隸書一散隸公尤自矜隸法墨林所藏可謂備矣雜帖
 右跋 本朝名臣帖十八家上

後村集卷之十六

澠村集卷之十七

題跋

墨林方氏帖

梅都官

時蔡公以密李守泉故帖有南方景清物美之美聖
俞不以書名而結字妍華在歐蔡之間所餉蔡公鼠
鬚筆并散卓云此葛老加意者葛亦宣城人蔡公常
倩筆故聖俞有此餉

賈內翰

賈公名字俱慕汲生其立朝大節似之初呂獻可常

論公過矣及公為中丞呂除御史辭避不拜公奏誨
向論臣一時公言其人方正願與同列史稱汲生慙
福公蓋賢于汲矣此帖與延平守云郡乃閩中孔道
冀少加彌縫以弭曉曉所謂介而能通者耶

沈內翰 叢達

此與蔡忠惠帖也忠惠在計省最久有勞于國治乎
初副樞闕宰相擬忠惠及王珪以進厚陵不用而自
擢王疇文通所云仰听登用之命三年矣可見人望
属于忠惠如此忠惠之不大用尤以飛語中傷之故
文通方承眷寵垂大用矣年僅四十而天王疇筆材
望不及二公遠甚而名位過之此所謂命耶叢達詞
翰突過其兄而官不遂亦命也

宋龍李

裕陵 御製韓魏公神道碑命次道書次道乞如太
宗皇帝書趙中令碑故事上曰 太宗宸翰子孫安
敢倣恂又曰卿父子皆善次道始奉詔上又求宣獻
字次道遂進教軸然世但稱宣獻子史李而罕稱其
字 裕陵天縱多能 聖鑒尤高非輕許可者墨林
所藏次道帖乃行草恨未見其楷隸尔次道名敏求
宣獻名綬字公垂

蘇文忠公

鮒與祁大夫皆欲脫叔向于難焉然叔向拒鮒不答
卒賴祁大夫以免者古之君子非但不肯目小人以
求福亦不肯目小人以避禍也陳大丘弔張讓母喪
荀緄為文若娶唐衡女雖非求福未免畏禍此在叔
向下矣欽永附王氏劉柳黨叔文既非避禍專欲求
福此遠在荀陳下矣坡公書此有深意世言章子厚
本與坡善為蔡卞所劫故坡亦南遷豈非子厚常密
導此意坡公拒而不受乎余讀而深悲之書左傳帖
西域文字與中華絕異然流傳既久雖華人未免為

胡語自唐人虞褚帖中多用和南字歐陽率之李謂
不曉和南為何語不肯寫此二字李者衛道不得不
然至坡公則手書佛經非一種心經在貝葉中尤古
與簡捷蓋在惠州時為沈夫人所作夫人乃南主使
君之內嘗夢迦^僧送子瞻過海者書多心經帖

仙者葛洪孫思邈皆有方書傳世抱朴子方最多世
未有試之者若千金方則試而驗者多矣坡公于其
中錄出此方豈以其言高處似抱朴子歟恨吾老矣
不能以身試方當俟識者書千金方帖

蘇子美贈秘演詩云賣藥得錢沽酒一飲教斗尤

惺惺演塗去之子美大怒演云公詩傳萬口吾持戒
不謹已為浮屠罪人公為從而暴之乎懷素工草書
同時如顏尚書張處士餉酒與魚前輩如坡公手錄
其醉筆人固不可以無藝也此二髡一畏人知其飲
酒一自狀其醉飽甚可笑書懷素自作五言帖
公自紹聖以後詩文未常有貶謫之歎已卯元符二
年也公在昌化南遷七年矣所書子美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脩竹之句可謂哀而不怨婉而成章矣書杜
詩帖

公自跋云書夢得數詩今僅存二首前幅似為人截

去巫峽蒼蒼煙雨時時誤為枝書劉夢得竹枝歌帖
余評此詩在張籍王建之下望盧仝劉义尚隔幾水
坡公取其自在前輩論文氣象開闊如此書晚唐詩
退之效盧孟歐公效蘇梅坡公效黃秦輒逼真而反
勝之譬如老禪與孝人問答批鋒常有餘郭功甫效
太白潘邠老效老杜用盡氣力而不近傍譬如宴人
奪富家調度事力苦不足也效少游五言帖
唐樂府手推張籍王建本朝唯一張文潛尔坡公
手錄此篇亦如退之于籍輩乎然文潛每篇語意有
緩弱處不如籍建句句緊切書文潛寒食歌

前詩 紹聖南遷初至惠州所作也後詩 建中靖
國北歸過嶺所作也相去七年集中各有題後詩凡
有二篇本不相聯屬今合而為一皆題云到惠州字
亦可疑 書到惠州詩

公貴盛時士競趨其門攻文者托公以重其文挾藝
者托公以售其藝及其迂謫也未聞一士如韓生從
殷浩至東陽李商隱從鄭亞來循州者蓋有相遇都
城以扇障面不揖叔黨者矣潘衡何人乃渡海思飢
為公留一年其人賢于李公麟輩遠矣墨百日不堅
燥非善墨也然藝墨至今尤托衡名以鳴乎墨工能

托其身傳其藝如此士豈

焚之州題後為老散郎何甫 元符三年為守帖云朝

散使謂後世其人中國真容齋三筆云英州江水貫市架

木為橋即守毗之苦建何前輩維智甫始疊石為之橋成坡自

海外歸為如此何其十則再然則何名甫而字智甫帖

云智翁者豈十三其名其十四則山之游寧並轡而不克

升車以一代元之餘傾蓋賴上邵執謙特甚若不敵

與太守鈞敵者前攻之坡南行南海島非人所居葺

執誼李文饒盧多遊既深煩恩之愧此老羈囚累載

白首北還乃云何時得易得又云家累在海外時

後詩 卷一

溪村集 卷之五
其浩然不屈之氣非黨禍去請見兩新婦所能死也
與何智翁四帖

杜口謝絕萬事 金紫公名峻之第四子擢皇祐甲
科共畏賢者避之 公為守相處甚懽方氏書画多
經坡鄉夜絕大江 宜書佛經或為書史傳往還簡帖
尤多其子翁庶漕怖元樓所收坡公遺墨至四百餘
紙後羽化是時獨能調護 寫心經及左傳三教手
簡十四幅而不畏瘵疫之傳 與吏民望前塵又云
治行有日併增十即挂其冠 至惠南至後臨郡
也其三云厄困塗其絲略登科題公獨收恤其四寫

碑其五荅林媪酒其其族人往往有見太守之厚于
黨人也其七其八其九書見在南 事按列子極
西儀渠之圖親死則娶 英州題名朝散子蓋荒唐
之言以謂尤無 者謂君即其人也 以火葬為俗
蔣簿賴公一言免卷茶郡守建安何知雖困危中而
濟人利物之念終不少忘作何公槁詩然謫海外離
惠時也其十一其十二其避其名耶南 至番禺道
間及至海外時也云廢逐老過荒遠小郡欢如平生
世言坡素善畫以此帖筆厚德如此海畫出守始遇
諸塗尔又云薰濡之喜皆往而不返此亦厚又云慰

藉津遣求之古人亦未卻掃一室復如托治下無回
 顧憂思之心又云適時所能拂煙瘴所許拜老嫂又
 云白首投荒佩公閉門方子容字南圭之戒又托致
 家書至冒化黨禍人所披公貶惠州南小人或販以
 為奇貨潭帥温益迫道公題品或為書守囚山谷于
 譙樓遂死樓上台守脅家舊有萬卷樓城雷守罪以
 屋僦子由之人南圭當略盡墨林僅有 迂客待之
 如骨肉寧傲章蔡之凶熾已前二帖云日染有東都
 節義之風自惠州歸未七欣抃可坡生血勇退之志
 素定矣晚年夫婦壽考見窮其窮眾所鄙棄 任抑天報

欣今直下雖微坡帖雖散其散借真話可 珍藏者墨
 林亦族也又坡公手点漢晉言蔣簿蔡 孫長溪序
 之泰處與方南圭十四帖
 二君不知何人可權失其姓時澤雖著姓字而失其
 名當考与可權長官時澤推官帖
 醇之與二蘇交情如此惜不得其姓名方劝坡戒言
 語時詩禍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乃逮
 赴御史獄坡聰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知而醇之獨
 先知之可謂見遠察微之士矣墨林所藏坡帖皆晚
 年字此帖在烏臺詩案以前尤清媚可愛 坡頴四帖

李舍人

此熙寧三舍人之一也可室可室名大臨字才元蜀人

右跋名臣十八家下

唐內翰 諫院

唐氏人物最盛彥猷居錢塘質肅居荆南然皆通譜林夫翰墨不減彥猷二門風節無忝質肅蔡公有與彥猷帖云前月十九當直後殿見殿中君作為動搖山嶽雷霆之下挺然不動遂有春州之行見人子弟為善而賀其尊老至情也又一絕口不自言常採質肅一節盛德也林夫俊人始贊新法後攻介甫雖非粹德要合于易之不遠復賢于迷而不復者多矣

錢內翰

忠懿真行草字尤有唐人典刑至穆父則 本朝人字矣

張浮休

此帖在落待制謫守武昌之時詞意尤不自保知黨禍之未已也未幾再謫副團商州安置

劉元城

當公南遷監司希宰相意欲殺之以媒進信臣者以一宰之微乃目陳秀才遣曹亮以書候公起居可謂

賢矣按信臣姓鄧名弼亮春陵人 元祐中登第常
為新具令與元城道鄉善家藏二公遺墨甚多

陳了翁

了翁既為二秦所怨交游畏禍至斷往還此帖謝其
人餉子魚荔枝必莆士也又云在宜春得書不待修
答豈非恐累其人耶吾里前一輩惟陳當時諫議與
了翁先後居言路意其與諫議公者

陳殿院

殿院與了翁齊名世謂二陳字亦清麗可愛

鄒道卿

道卿直声盖穹壤然惟諫書凜如霜日一字不可增
損至如它文亦多泛應此帖求銘輒得又以異詞答
之亦可見公之盛德也

鄭介夫

介夫福清人居于縣之西塘先庐无存余屢至焉手
澤書數冊及坡公贈詩一卷其家室藏至五世孫猶
不能守多歸于墨林此帖數冊中之一葉尔

黃魯直

以眉山方韓柳可也少游似未至此田地豈以禹錫
秦氏子有所假借耶與秦禹錫帖

以下漏燕才翁子
美陳懶散張表
祖周越米元章
張無盡七家

右山谷自書其得意唐律也如桃李春風一杯酒江
湖夜雨十年燈黃流不解流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
固佳句如以初平羣羊對叔度千頃淳于春一石對
庖丁解十牛則似欠工李者止李得此等句而前二
聯未有似之者本朝草書惟蘇才翁杜祁公若山谷
草法錢穆公固常評之矣書律詩帖
未給事名紱字君貺元祐黨人清修君子也山谷書
謫仙此詩予之殊不可曉書太白詩

秦少游

馬詩有李杜之作在前後人極力馳驟不能及少游

此作非不工但神氣慢善呼喚不來然與晁張俱客
蘇門而結字自為一體則異乎二三子之尚左者

右跋本朝名臣帖十家

蘇才翁 子美

才翁兄弟皆抱負奇偉有志于世然一留落于外一
摧折而死可悲也二蘇書實為本朝破荒才翁錄呂
丞相事筆力迫王子敬下視張長史字在紙上乃欲
飛動其為發運置司于許歎曰好時好日在許州過
了二年世但知哀子美之不過若才翁則以為宦達
安知才翁之志尤可哀乎其年輩稍在蔡公前以兄

汲古集 卷之十七
自居呼蔡為弟蔡公亦自言草書得才翁屋漏法前輩撲實頭服善如此若米顛自以為勝坡公師川自以為過山谷足以發千古一笑而已

陳懶散

彥默字子真蘇滄浪之壻也慕嵇叔夜陸魯望為人自號懶散了翁銘墓稱其草書得外家法詩亦有滄浪氣骨

張義祖

友正字義祖丞相鄧公季子平生不出仕世傳其有別業直三百萬盡粥以市紙李書二十年不下樓有

君謨淺近元章狂誕之評今觀三帖清妙信有晉宗間人筆意但或者稱其所用筆鋒長二寸恐不近人情自鍾義張獻無此法也

周越

周越膳部與李西臺同時所著法書苑論古今字李甚詳備其草書獵狐篇非不點綴波畫矜銜姿態要似五陵俠少結末華楚然都無士大夫風度歐公評本朝書惟取才翁兄弟及君謨三人不肯屈第四指西臺且不見取况膳部乎滄浪公亦歎時人以其詩比杜默字比周越為不幸默詩所謂聖人門前大蟲

者默越並稱其不與越甚矣葛立方乃謂君謨書初
李越此語全無按據又躋米于蔡上非特蔡米輩行
人品判如穹壤姑以字論蔡如周公繡裳赤舄如孔
子深衣玄冕立于宗廟朝廷之上米如荆軻說劍如
尉遲敬德奪稍耳烏得與蔡抗衡乎是何工于知周
米而拙于知蔡也

米元章

米老字畫極奇嘔詩文不陳腐自書此詩于綾必是
得意之作然為人矜誕遂有顛名余常評其詞翰要
是世俗詭異之觀非天地冲和之氣也李者當以歐

文蔡字為師

右跋 本朝名筆六家

張無忌

此帖謂過廬山見熊伯通有孤兒多怨之語按熊本
字伯通時自洪守奪一官歸都無忌自察官責監鄂
州酒稅既以申狀求解守又云公存恤逐客如此必
無熊君之言矣蓋與鄂守者余常謂無忌在元祐初
召入獨言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非是似非隨時
向背立論者向使復呂移其所以規 元祐者規
紹聖豈不誠然大丈夫哉柔何肯誣名德元老徧詆

忠賢名臣開投荒禦魅之門倡毀碑斲棺之說既以此取貴位然後欲奮迅擺脫以滌前垢而收新蒼生掠虐羨沒竊佳謚其智遠出章蔡之上矣予聞佛者宗果常問無尽賢温公而論之何也答曰熟荒要做官尔噫使無尽不為佛李所誤決不至于無忌憚如此况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簡蓋以謀國比之說禪故曰佛李誤之也若坡公其時果着力吕申公果用之住烏寺不知又打罵何人必是回戈攻半山老子及其門下士矣禪家所謂呵佛罵祖者尤扶公子之背以出公子也無尽呵罵馬吕者豈亦扶之然

丁章吕蔡

後出之耶然當奔世惡京怨京能與京異能反京所為所謂彼善于此者夫必如元城了翁而後可以攻京無尽攻京殆是以燕伐燕京豈肯心服哉

丁謂之帖一章子厚帖二吕吉甫帖一蔡元長帖三元度帖四謂之不甚工書子厚書程沙隨評為本朝第一此二帖信佳一薦同人黃君云此為相近無人不能獨延之豈子厚之力不能館一賓耶抑持援筆皆早慧無待于師友耶一歎京師無醫元長帖皆與彥稽者恐是方天若字以餉荔支等語詳之其為天

若無疑元度帖一錄老子一錄楚辭二小簡疑亦與
天若者一云家兄入輔幾政豈獨宗族之幸鄉閭聞
之想亦慶喜嗟夫遭時如君謨立節如君謨然後可
以言宗族之幸鄉閭之喜若京與卞為國巨蠹宗族
如子應方且閉戶退藏挂冠以避其臭鄉閭如方軫
方且叫閭憤激擢髮以數其罪而其兄弟不悟自慶
自幸如此可發識者一喙元長書比米顛尤險惡元
度用筆差老

右跋張丁章呂二蔡帖六家

跋鄭德言書畫

坡公進紫薇花詩真蹟

後一百六十有一年淳祐丙午十月二十七日今上
皇帝講記禮徹章詔宰執及講讀官十四人錫宴祕
書省克莊以少蓬說書崇政殿兼權中書舍人預焉
故事書前人絕句賜羣臣至是始賜 御書聖製七
言唐律一首恭惟 帝李同符元祐克莊翌日恭和
以進又別獻一詩然惡札蕪辭上不足以贊明主緝
熙下不足以望前輩風流之萬一夫必有臣如執照
後對紫薇花無愧色克莊末李淺聞孤負君父獎擢
多矣德言其庶礪以須它日與坡公並驅非子其誰

西園雅集圖

本朝戚畹推李端愿王晉卿二駙馬好文喜士有劉真長王子敬之風此圖布置園林水石人物姬女小者僅如針芥然比之龍眠墨本居然有富貴態度固不可以不設色也二駙馬既賢而坐客皆天下士世傳孫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釵墜之詞想見一時風流醞藉為世道太平極盛之候未幾而烏臺鞠詩案矣賓主俱謫而轉春鶡輦亦流落于他人矣自是戚畹始不敢與士大夫交遊山谷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深味此句足以悲慨

巨然春溪欲雨圖

本朝僧以画著名如惠崇居廬巨然皆見于荆公詩今巨然此幅又見于安晚公跋二公于一藝小善記錄如此其為天下宰不亦宜乎

主輔道所作河東方漕墓誌

故河東轉運方公諱宙字子正少擢第端明蔡公倩也京雜端明兄弟行差晚出自為小官即與公親善後當國以司農丞召公不數日求外補至死不復入于時非京親故而齋緣附托以媒進者多矣公真其親且故而惡京遠京甚于蕭登之見婦人退之之譴

瘡鬼也烏虜賢矣我公曾孫審權示予以其家所藏諸老翰墨蓋公尤為范忠宣蘇文定所知陳忠肅鄭介公^{其友也}書帖皆存又故老傳錄公在京西乞給還伊川先生所買汝州田言范蜀公子百揆罷官非辜又言唐義問身後三子未祿宜還其息數方黨禁盛時邢恕有斬頤萬既不救之語溫益迫道鄉夜絕江石械陳獄具脅了翁某漕自詭殺元城而公于是時居官持論獨如此忘一身之齟齬援諸賢之流落其人或已物故尚欲旌錄其後烏虜賢矣我夫男子闔棺事迄今觀王采輔道作公誌銘凡此諸事皆不書是闔棺而事殊未定也謂公為時相章公太尉呂公師相魯公從官徐鐸呂嘉問所薦恐非公意然謂將起以臺閣力請外未言公氣勁不數數榮利晚節論事尤不苟合稱之曰子正可以無愧則可謂微而顯婉而成章矣輔道此文自佳措法絕妙似褚河南惜非直筆尔或曰了翁作豐尚書行狀止述爵里卒葬年月無垢祭洪忠宣僅有烏虜哀我四字子何求備于輔道之詳也余曰二公貴近于朝其事顯方公滯留于外其事隱故詳述以補誌銘之闕云

陳丞相家所藏

御書二

臣恭惟隆興乾道之盛比于慶曆元祐阜陵既同符
二祖而正獻公相業亦與韓富司馬匹休豈有它道
哉不過君相間皆以進賢退不肖為第一義當時之
所黜陟用舍天下皆以為當而已公家藏宸翰所書
用人論臣伏讀而歎曰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明此
以北面舜之為臣此語足以贊此論矣書用人論
臣按故相王文公絕句尤多而工阜陵書此篇賜
陳正獻公者豈非以其冲澹閑雅異于它作乎如晴
日暖風生麥氣綠陰芳草勝花時之聯亦為天語稱
賞蓋與前詩同一關鍵惟深于詩者知之文公又有
何時白石崗邊路渡水穿雲取次行之作亦甚佳阜陵
書荆公詩

澹齋臨蘭亭

善書者未有不臨禊帖然有貌似之者有意似之者
余謂貌似者優孟之效孫叔敖也意似者魯男子之
奪柳下惠也澹齋所臨其意似者耶

虛齋書畫

禊帖三

此五字未缺時本尤可宝而藏禊帖者多以五字缺
者判真贋優劣然則易書反不如出于秦灰孔壁者

為可信耶

此五字缺本視它本尤奇妙惜其墨蠟草草或濃或淡然筆意神逸如星斗麗天非輕煙薄霧所能翳也此本與余家所藏薛本無毫髮異字畫皆極瘦視今人所宝字畫肥者各不同尤遂初王順伯魏博雅皆以肥者為真

胡笳十八拍

右 南渡初 御府本全畫既妙而丹青亦精絕蓋宣政間画李生此時尤多存者今画工不能為也胡笳詞惟蔡琰自作者高古悲壯格在建安黃初之亦非今人所能道也

上此軸乃唐人劉商作視建安黃初邈然不及矣顧亦非今人所能道也

後村集卷之十八

題跋

方一軒諸帖

閣帖

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珪藏其本或用高價得某本
皆非真真者字畫豐穠有精采如潭鋒則太瘦臨江
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凡淳化間所賜御書
喻言等帖皆用此墨不可以偽無競弟始傳汪端明
季路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參校予偶于故家得
第五卷一軸非絳非臨江非鼎武岡甚異之試取汪

氏所記行數視之皆合又于其家冥搜得第六第九第十卷行四方必以自隨二十餘年而不能合晚使江左忽有示此帖十卷者李瑋駙馬故物也後有朱印云李瑋圖籍 上賜家傳子孫有德保無窮年十卷之末皆有此印用三千楮得之其秋被召為少蓬始呼匠裝飾大蓬尤伯晦見之曰珪物也又曰某有三本昔山谷嘗歎無萬二千錢致一本時幣重物輕一可當十彼時已直百餘千及今安得不愈貴重然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它本刊卷數在上板數在下惟此本卷數板數字皆相連屬二也它本行

數字此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東本每板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板不與汪氏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板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翦截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四也余得汪氏之訣不敢獨善逢人必告方君敬則借用余說求得十卷前四卷稍渾全後六卷為或者翦截然墨色如新比余本無毫髮異不謂吾鄉有此祕室帖未有端明蔡公親題云黃子正示及目習草法末有子正印子正不見它書惟端明跋其僧臨脊令頌云黃元吉子正得之晏休子正

名元吉僅見此跋。曩余先得四卷，尚未敢深信。汪氏及得江東本，始知汪氏之不誣。及見此本，益知余本之可貴。吾鄉前一輩好古博雅，如肯亭鄭氏、雲莊方氏，所收皆贗本，而相夸曰：「惟我與尔有是。」夫噫！汪氏之譜未行，雖鄭方不能辨真贗。既行，雖余之淺闇，乃足以識真。况若敬則好之，篤而求之，勤乎願，或谷予不當以其訣授人。余曰：「贗帖惑人多矣。」余之說傳，贗帖息而真帖出，不亦書畫家之一快乎？敬則其取汪氏所記，若夫所跋，併刊之以廣曾次而聚嗜好也。

絳帖

坡公重潭帖，山谷自歎閣帖不可致，僅藏潭絳帖。此時二帖未分優劣也。自中原幅裂，北碑難得，始輕潭而重絳矣。項見王簡卿侍郎評絳帖，尤貴潘氏城磚本。敬則此二十卷潘本也。凡今本漫漶殘缺處，此皆可讀。後第二卷唱箭帖，秀岳帖，與錢俶詩，視它本彼缺而此全。梁武帝帖，與後第十卷顏魯公帖，視它本彼全而此缺。帖家以全多缺少者為宝，然則潘本絳帖中之尤善。此本潘帖中之尤善。

盧鴻草堂圖

此字若舊物也。今為方楷，敬則瑤藏第所書，十志多

誤字幾不可讀如期仙磴一章謂灵仙彷彿可期儒者毀所不見則黜之疑冰之言信矣此用蒙叟夏蟲不知冰事及荆公蟲疑冰之意今書疑為凝大可笑楊風子之跋贗也周益公之跋亦贗也鄭編修家有絹本亦然余既借本命工摹寫托竹溪林侯作小楷書十志林苦訛字不可致詰唐文集中無盧鴻又別無善本可參校遇訛字則闕之

亞栖書

僧中善書者智永智果辨材懷仁懷素高閑亞栖書皆不足以望其彷彿此帖未見所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者唐末僧如貫休齊己栖亞之流詞翰苦不甚高而自稱蒼太過夫字以工為貴豈以其嘗供奉翰林賜紫為貴哉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谷尤不愛况人物有高于谷者耶

高宗御札

臣以諸家記載攷之皆云邦昌誅由李綱然邦昌賜死綱已去位其議實自綱發之暴罪之詔有云宿福盛殿使宮人侍寢綱家有宸翰云華國靖恭夫人李從和見只就內中取問仰李綱取于開封府柙訊烏虜邦昌何所逃其死哉初紹正統首黜閹位聖君

也甫提相筆先誅叛臣賢宰也本不必辨但儲半臂
事人所共知宸翰世所未見蓋誅叛之奔出于
獨斷網贊之尔華國李姓名從和王明清誤以李為
彭繫年錄不載其名

蔡公帖十二

蔡帖惟觀書記真行草諸體皆備當為公遺墨之冠
此軸若使灵宝見之必穴厨後竊去使京東李究見
之必設計豪奪使米顛見必之要作贗本脫換敬則
其善藏之無落諸人姦便觀書記
世人臨書全如崔瑗假作魏武元溫兒類劉司空亦

可遮瞞俗眼第恐為匈奴使及劉家舊婢勘破耳蔡
公臨轉授訣九分逼真使率更見之不能辨也嗚呼
可謂藝之至者矣臨率更轉授訣

右蔡公十帖雖或止半幅或止數行皆有義味可研
尋如云至杭未嘗游覽足以見其勤于政也云忝知
制誥家世孤平贊母氏思歸足以見其難于進也云造
宅已畢田未有涯又足以見其貴而貧也至于論瘞
鶴銘諸葛漸華唐供奉墨門歛郡墨工姓字皆翰墨
家所願見者于時杜丞相唐彥猷與公皆以書名世
杜餉公鼠鬚筆公歎其精妙故相以十筆遺從官私

滋補... 觀之禮止此令人寄毛錐子少亦百枝安得有佳筆
我墨似廷邨法者竟不知其為何人

十帖中或有可疑者然其蹟要非屬筆所能亂又先
賢言語自有一種意度後人強奪之不近也內卜葬
帖云地里家說無了期但無風水免鄉人言可矣通
人之論也近世尤尊用葬書魏元履葬于平坂穴地
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
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水燥則辟風魏
公之窆無乃太卑濕乎莆人重黃泥築厲伯韶兩墓
師如神其所穴或在高峯或在廣野有鳳凰展翅

玉帶出匣之說為其孝者無二師眼力塊守死法高
則入雲下則及泉惜無以公之說藥之論樂帖云欲
知古樂必由胡部乃能通世儒謂剛後無詩公之于
樂雖胡部亦不廢皆孝者所當知也此帖隸法尤妙
雜帖

杜祁公帖

杜祁公字敬見諸帖皆行草而楷法極罕見此帖十
一行一百三十八字皆端楷無一畫草又以知古者
改官追贈婚嫁生子皆告祔廟公自題其末云至和
乙未歲季夏錄此九字草聖尤妙蔡公復題十字去

杜祁公親書見授其謹記蔡公習于禮者觀家庭上
壽儀可見然尤問禮于祁公得公所錄室藏之如此
此其所以為前輩歟

唐彥猷諸公帖

此冊位置稍雜蓋以人論則揚大年蘇子由曾子開
范淳夫陳了翁當作一編以字論則唐彥猷林夫與
別冊才翁子美字當作一編劉共父樞密帖當編入
南渡後諸公翰墨間名俊者何人豈張循王耶此一
幅可疑

御賜滕元發畫馬圖

滕公初名甫元祐初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
道按公事泰陵歷蘇杭鄆三州帥太原尤有威名此
圖云賜滕元發者必在并門時也始裕陵常以奎畫
處分西北事宜故前輩有夜書細札賜邊臣萬里風
雲入長筭之句若泰陵宸翰臣庶之家蓋不多見
滕公本傳及它書俱不言常有此賜當以訪博識者
四諫帖後有孫尚書仲益跋
孫公作此跋時未秉譙周李吳之筆也過江後不能
復為此言矣

東坡玉堂詞草

坡公之文使不善書者書之亦可愛况公自札乎或
疑此卷塗抹多而点畫拙似非公書夫六十老人詞
頭夜下攬衣呼燭頃刻成章豈暇求工于字畫乎公
固云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則此卷乃
真蹟無可疑矣

蘇黃小米帖

吾里收書画家有數首惟城南蔡氏萬卷樓方氏浚
有藏六李氏雲莊方氏然尤物在天地間聚散未去
不常藏六雲莊之所收者往往城南萬卷樓舊物也俯
仰未三十年眼中所見書画幾易主昔藏百千軸

者今或無片紙而錦囊牙籤萃見于墨林方氏上塘
鄭氏壽峰方氏則又皆藏六雲莊之散送流落者也
墨林壽峰皆萬卷樓之族書画入族人手尤子孫也
此冊惟坡公海棠詩尤真余所見尤數本壽峰紙本
墨林縮本吾里已有二本未知世間共有幾本也小
米書不及父恭惟 思陵之評萬世公論其謂山谷
字得蒼頡悟良不可曉

元祐王樞密奏藁

熙豐羣小怨 元祐諸賢刻骨其尤深切者如劉革
老王彥霖劉器之范淳夫梁况之五六公亡日遂與

粉昆之獄引用九族當坐之法向非秦陵保全則此
數家無噍類矣公雖早薨不及見沈名刊黨碑子孫
禁錮烏乎自昔端人正士欲為朝廷區別忠邪卒之
忠邪不可區別而身反受其禍如蕭望之張猛王章
京房之流多矣此朱子跋王公奏藁所以三復太息
而不自己歎王公遭黨禍朱子罹李禁脫節略同跋
此卷時 紹熙改元時事比之乾淳變矣深味朱子
之言可悲也夫

李承之諸帖

李承之詩行于世字則未之見此帖端勁姿媚有石
曼卿籌筆驛詩意度可宝也名賁者必是莘老素不
工書此帖乃吏札不必存孔經父陳伯修以人重不
以字重龔深父亦然

曾子開鄒道鄉帖

建中靖國改元曾子宣當國有可復為元祐之机廼
方與韓相師朴爭權主紹述而援蔡京然則子宣者
真千萬世之罪人也當時雖以子開之賢不能諫止
了翁乃欲以一右司郎官挽回其意難矣子開答朱
給事書云哀拙于此豈能忍然但再三則瀆終恐無
補弟兄間尤以瀆為慮然則欲進言于相夫豈易哉

道鄉方自昭州召還而有決難再用之歎又欲乞一
便鄉奉親處豈非前知它日之必反覆未知所稅駕
歎朱公與曾鄒善其同入黨籍不亦宜乎

李忠定手抄詩

忠定公手書自作詩得一二篇已足貴此二冊凡八
十篇皆建炎策免後避地入閩所作雄詞勁氣有橫
絕九州揮斥六合之意卷中如許右丞三友詩所謂
吳李孫者元中丞相也伯野樞密也忠定也忠定和
許詩云我生值艱虞慘淡風霾昏挽翁共出力一廓
扶桑瞰此志竟蕭條相願聲為吞時孫扈從北狩吳

南廷忠定與許公皆去國凡欲獎王室不肯與虜戴
天之人稍凋落北向之志寢衰偏安之勢遂成誦忠
定此志蕭條之句可以流涕痛哭也昔于忠定孫景
溫架閣家見南渡諸老與忠定詩文皆忠情感慨語
又于象先上舍家見忠定手藁教巨編及當時所畫
宣和金人圍城圖虜布置我師守禦甚精詳景溫所
藏存亡未可知象先書畫稍已散落常密訪圍城圖
已不存矣此二冊亦象先舊物敬則善藏之

許右丞諸賢書

許右丞與李忠定論易春秋各一書皆密行細字二

書計三千餘字皆端重真楷無一点畫草草書言吳元中每得翰經解必論刺數十條翰輒目其言時有刊定惟論莊子內篇與易乾卦相表裏數往反終不可合又云公所誨經史闕文謹當思而改之夫位高則不復奪時危則不服奪三公皆已為宰輔而尤力于奪時吳過嶺李過海許公自言虜騎渡江所向摧陷翰去分寧阮瀏陽伏平江轉徙山谷林薄間脫死毫釐而尤不忘奪今士大夫位望未及三君子萬一已束書不現非有胡虜盜賊家族性命之厄直謂身已貴不當如窮書生矻矻講貫尔許公書人人當摹

一通真之座石汪玉山輩行後于許邦彥豈士羨乎羨成乎與汪玉山孫仲益帖當削去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帖當別編

鄧耕欄字文樞密詩帖

耕欄公詞翰當編在炎紹諸賢間于湖石湖稍後出不可並也折公功名人亦耕欄之倫字文公上粘罕五詩造次顛沛不忘朝廷其云人生有死渾閑事不斬姦邪此恨深又云橫磨大劍人何在裂背穿胷不汝忘豈非追原禍亂之始恨不食京黼貫攸之肉乎攬其遺墨為之一涕此帖似宜與死節者同編

江民表三賢帖

此冊惟江謝秦三家當存餘皆惡札當刪余舊誦江公諫書知其為鄒陳輩人尔後見其題良嶽云春光吳地減山色上林深比之鄧肅花石網詩彼刻露而此含蓄矣此卷如高低山接勢清溪水分灣亦警句蓋深于五言者惜未見其全集謝字聖藻歷給舍以論事不合秦字辯之漕陝西以主棄地與江公俱列名黨籍云

朱張書

朱張字固可室但其間一二幅使人代作者不必存

也

夾漈艾軒帖

夾漈薦丘鐸于某人云尚書之門可以遺鄭樵不可以遺丘鐸噫其先人後已有如是耶艾軒與夾漈書云兄去吾聖人千餘歲得不傳之奇又云前數年聞夾漈說便心開目明其推賢服善有如是耶今人仕同時則躁惟恐人之先已也名軋已則忌惟恐人之勝已也此前輩之所以為前輩歟

小米二徐吳傳朋書

米元暉徐明叔徐稱山吳傳朋皆南渡後善書者聚

為一編深合位置後二帖非其倫也

中興三相帖

右李忠定奏藁三趙忠簡張忠獻陳魯公帖各一三公皆中興賢相江左所恃以立國者其遺墨當自為編不可雜以它帖第一板名絳者子華乎厚之乎非同時又人品各異宜削去忠獻帖前一板非忠獻筆細視其名乃汾字非浚也汾忠簡子也後人不察以汾為浚亦宜削去

中興諸相帖

此冊聚南渡以後宰相真蹟然亦有不必要存者第一

板似非李文定詩或是同名縱是李公之筆亦不應入此編也內周丞相書蓋答艾軒諸子艾軒以集撰歿其家求邱曲公告以劉汝一諫議陳季陵侍郎皆帶集撰並無恩數且勉其昆仲力李又云復之之子一上而收魏科復之者余叔祖正字也時阜陵尤惜名器以艾軒之賢身後止官一子其後始有嘗除從官未供職死亦有已死而除從官者有自集撰追除待制者皆得以京秩奏薦蓋論撰次對雖止隔一階而從官庶僚恩數絕異此 先朝所以靳而不予人

欣

陳懶散帖

此冊以字論之只有陳懶散與蔡子正一帖當留現
懶散筆意尤有才翁子美氣骨其後遂變為于湖石
湖矣

小米畫

古畫皆着色墨畫盛于本朝始惟文與可李伯時後
東坡室晉父子迭為之廉宣仲王清叔亦著名然元
暉千幅一律世有無根樹濛濛雲之嘲可謂善謔矣
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黨死于小官命
也夫

妙喜帖

此老不求工于翰墨而英傑之氣自不容掩如此使
其衣逢掖冠章甫力量氣魄未悔庵陸象山輩人也

丁晉公諸帖

丁謂之章子厚呂吉甫蔡元長元度居安五六公翰
墨世或罕見彙而藏之亦可謂之博矣程沙隨評章
子厚書為本朝冠又曰後五百年議論乃定果如程
氏所云則此帖似非真蹟末一幅恐非李資深字名
偶同尔

花光補之梅

之至者不兩能花光補之專為梅花寫真所以妙
天下文湖州于竹李伯時于馬皆然今画者無所不
画既不能皆工歸于皆拙而已詩與文亦然

蔡公書朝賢送行詩序

此序與余所藏三畧字体無毫髮異三畧乃宝元己
卯筆也時年二十八序乃慶曆壬午筆也時年三十
一字雖精麗未免矜持視晚守錢塘書清暑堂記時
信有老少之異然欲季公楷法必自三畧始自此序
始余聞古之善書者由楷以入行草非由行草而入
楷也羲獻虞褚皆然本朝惟蔡公備此能事米無楷
字盖行草易而楷難故藏帖之家有贗米無贗蔡敬
則十襲此序客來求覩立數丈外示之可也

再跋

一太常博士出倅而朝賢錢以詩者八十三篇師回
之賢可知也按師回名鑄亦莆人序書字而不書名
曰陳某而已陳以 天聖五年公以 天聖八年繼
擢甲科與陳輩行尔而卑下之如此可為後生法

又蔡公書四軸

右孝嚴殿記凡一百六十有一字在公衆書中筆畫
差瘦盖公暮年得意書與清暑堂記皆縱心不踰矩

之筆也 孝嚴殿記

蔡公不以詩名然草際飛螢乍有無詩家要眇之音也 有玉右丞韋蘇州之風 清暑堂同年詩

蔡公尤自珍其所作散隸此數或斷裂文義不全或翻覆紙背書之譬如珪璧雖復殘缺尤可宝也 散隸余所見茶錄凡數本暮年乃見絹本豈公自喜此作亦如右軍之于禊帖屢書不一書乎公吏事尤高發姦摘伏如神而掌書吏輒竊公藏藁不加罪亦不窮治意此更有蕭翼之癖與其他作奸犯科者不同耶可發千古一笑淳祐壬子十月望日某書時年六十

六 絹本茶錄

唐明皇鶴鑪頌

黃公不知何人其與忠惠公翰墨往還如此所收閣帖十卷與此卷皆為蔡氏家藏當訪黃公始末他日別為作跋

又

始余見此頌及閣帖跋深恨不知黃元吉為何人後見集古錄跋云 皇祐至和間余在廬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明皇自書脊令頌本示余乃知元吉為中貴人也歐蔡在當時尤為嬖官所厭且何為而與

元吉往還也豈其人嗜好儒雅異于其類二公不絕
耶歐公書其名是矣蔡公併稱其字則愈可疑豈字
子正者別一元吉耶然此頌歐公尚把玩之未論真
本雖臨本亦可貴也

好一集錄

歐陽公集金石錄千卷趙德甫續錄二千卷歐輔臣
也趙宰相子也侍從也皆仕當天下全盛南北未分
裂之際然各費二十年網羅收拾所獲止如此南渡
後北碑寢難致方君敬則妙年被服儒雅凡世間貴
介公子裘馬劍射梨棋声色之事率皆不好惟嗜嗜

古文奇字間有一善碑一真蹟必高價訪求不得不
止所收為吾里諸故家之冠而北碑尤多自石鼓嶧
山詛楚至隋唐殘碣斷刻一一裝飾而笈藏之積至
六百餘卷日增而未已也他日君年益壯仕益顯網
羅收拾益廣則其數必侔于歐趙二家矣余雖老席
幾見之

乾道李官詩卷

朝士補外同舍郎分韻賦詩以餞別故事也艾軒先
生繇小司成出使廣右兩李同僚餞者十有七人今
詩皆存推選二篇乃陳公居仁何公澹所作此十七

人者四至侍從一執政餘多當世名卿蓋是時李官
極天下選可謂盛矣內骨公偉者故龍圖閣李士贈
太師公之父今資政殿大李士秋壑公之祖非所謂
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者耶艾軒之後寢微外孫方
之恭字巖仲澄孫字蒙仲繼擢科第篤凱風寒泉之
念艾軒祀賴以續書賴以傳此卷為巖仲室藏暇日
示余目記莆陽志謂艾軒使粵以張說除僉樞不往
賀而去按說除西府七在年三月使粵在九年四月
記鄉人事尤不免誤則傳聞失實若此者多矣不賀
說一節當在為著作郎之時志誤宜修